母亲的乱头发

□周明金

妻子洗头,头发又掉了很多,妻子没舍得让它顺水流进下水道,捞起来缠成一团,放在梳妆镜下盆池边,很惹眼。

不知是季节的原因,还是她身体缺少什么元素,或者是思想压力太大……入秋以来,妻子每洗一次头,都要掉很多头发。

望着这团乱头发,我不由得想起已故的母亲。

40年前的母亲,也是妻子现在的年纪。那时的母亲身体硬朗,除了按时上工挣生产队的工分外,还要操持一家人穿衣吃饭,缝补浆洗,家务劳动。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要想衣能遮体,食能果腹,确实是件使人发愁的事情。母亲常常说,为了一家人能吃得饱,穿得暖,头发都愁掉了。幼小无知的我们并不能体会母亲发愁的滋味,倒希望母亲的头发能多掉些:因为母亲的乱头发不光能从货郎那里为母亲换来针线等日用品,还能为我们兄妹几个换来奢侈的小糖、饼干。

每天清晨,母亲早早地起了床,喊醒我们兄妹,分配好"工作",就开始洗脸、梳头,准备做早饭。那时母亲为了干活方便,把头发拢在脑后绾了个纂儿,梳头时固定地搬个矮凳坐在堂屋门外青石条台阶上,松开纂儿,乌黑的头发从后背垂下来。母亲自上而下慢慢地梳。虽然动作很慢,依然有头发窸窸窣窣地掉下来,落在青石条上。母亲梳好头,重新绾好纂儿,把掉在青石条上的乱头发抓起来,不规则地缠成一团,塞在裂开的墙缝里。

一天、两天、十天、半月过去了,墙缝里便塞满了母亲的乱头发团。我们知道货郎快来了。其实从货郎来过那天起,我们兄妹每天都在巴望着货郎再来。远远地听见"不来等等,不来等等……"货郎摇着拨浪鼓招呼买主的声音,我们兄妹个个喜出望外,盼望货郎能"飞"到眼前。其实拨浪鼓声传来时,货郎还在离我们很远的村庄上做生意呢!母亲知道我们的心思,嗔怪道:"吃酒的不急叫花子急!"我们还是耐不住性子,心急火燎地借故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出去听听。生怕货郎卖完了担子上的小糖、饼干。

货郎终于来了。先是不厌其烦地"不来等等,不来等等……"摇着拨浪鼓,接着便是抑扬顿挫、似唱非唱地吆喝:"乌龟壳,王八盖,鸡屎皮子牙膏袋;乱头发,胶鞋底,不能再穿的麻草鞋……都拿来换根针、换条线,换点碱面烧稀饭;换小糖、换饼干,换油盐酱醋纸卷的烟……"撩得我们心里痒痒的。

母亲不发话,我们急也没用,谁也不敢擅自动母亲塞在墙缝里的乱头发,那可是她购买日用品的小银行!猴急的我们只好一趟又一趟地跑来跑去。货郎见我们空手围观,又"唱"了起来:"回家找,回家找,乱头发、碎布条,破铜烂铁旧橡胶,牙膏皮子——都找找……"我们只好回去央求母亲:"娘,快去啊!再不去货郎担要走啦!"母亲这才停下手中的活计,一团一团从墙缝抠出积攒多日的乱头发,顺便再找找有没有可以换日用品的破烂,凑在一起,去同货郎交换。我们尾随母亲挤在货郎担前,不看针线、碱面、火柴、香烟,倒是眼睛不眨地直勾勾地隔着货箱玻璃看花花绿绿的小糖豆、或方或圆的饼干在哪里。

母亲与货郎讨价还价,先争论乱头发的价格给的低了,再争论货郎的商品要价高了。争来争去,母亲辛苦积攒的乱头发以及家中确实用不着的破烂都归了货郎所有,换回来的是一些火柴、碱面、针线、颜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母亲拿乱头发、废品与货郎换东西的时候,我们生怕母亲忘了身边的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哼哼唧唧"。母亲或省下一分钱,给我们每人买一个糖豆(糖豆,豌豆大小,五颜六色,一分钱5个),或省下二分钱买几块饼干(这样的机会很少,母亲舍不得,二分钱可以买一盒火柴)。母亲看我们那副吃相,责怪道:"一群馋鬼,赶明儿把我头割掉给你们换糖吃!"吃到糖或饼干的我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货郎担。

那糖真甜啊!几天后嘴里似乎还有甜味。于是希望母亲头发多掉些,巴望货郎再次到来。

渐渐地我们兄妹都长大了,经济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货郎消失了,乱头发也不能交换物品了。母亲老了,头发白了,也掉得稀疏了,不能再掉了。此时的我们都怕见母亲梳头。母亲依旧保持着过去的梳头习惯,每次梳了头依然把掉下来的头发抓起来不规则地缠在一起,只是团儿越来越小。没有墙缝可塞,母亲就把乱头发团放在条几抽屉里,几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也没攒满一抽屉。每次母亲往抽屉里放头发的时候总会说:"搁在过去,能换这一抽屉糖豆、饼干,让你们这群馋猫吃个够!"

看到妻子这团乱头发,让我想起已故七年的母亲,想起母亲用乱头发为我们换来小糖、饼干解馋的艰苦岁月!

社会当给让座者以褒奖

□徐德瑞

近日有媒体报道,近一年多来,在重庆市綦江公交车上,一位80多岁的老人将一个个红包赠送给曾经为他让过座位的好心人,红包里除了装有2元崭新的纸币之外,还有一张印有感谢话语的卡片。此事后被一位网友公开,并贴出了老人送给他的红包及内装的人民币和卡片,一时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对这位馈赠红包以感谢为自己让座者的白发老人,我们同样也要感谢他,是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倡导人们应知恩图报、尊老爱幼、和谐友善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历来提倡,在公共场所应多多关爱老弱病残孕等弱势人群,急他人之所急,帮他人之所需。应当承认,随着我国公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现今在公交车上主动为他人让座已经越来越普遍,这是令人欣慰的;但也毋庸讳言,十个指头并不一般齐,笔者乘公交车时,也见到有的年轻人,一见老人、孕妇等上车,便把脸朝向窗外,或低头翻阅报刊,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

过细想想,这也难怪,因为在公交车上愿不愿意为他人让座,完全是个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必须这样做,尊老爱幼只是一种倡导,属于道德范畴,谁把座位让给他人坐,至多也只能博得对方一句"谢谢"的话语。而另有些年轻人,即使一位白发老者站在他身旁多时,他却装着视而不见不肯让座,谁又能把他怎么样呢?至多有人小声议论几句罢了。鉴于此,笔者有个建议,为弘扬正气,积极倡导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除了应从幼儿园娃娃抓起之外,当地文明办和公交公司可否联合印制一种类似名片的爱心卡片,上书"让座光荣"四字,及公交车线路和年月日时间等,由车上售票员和司机(无人售票车)保管,谁在车上主动为他人让过座位,下车时就赠送给他一张爱心卡片,这样便可把热心让座者与"视而不见者"明显区分开来了。进而这种爱心卡片可以与学校、社区及工作单位的评先奖优活动挂钩——在其他条件相同、相近情况下,谁获得的爱心卡片多,谁就优先受到表彰;同时这种爱心卡片还可与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如倡导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超市、商铺,可以凭借爱心卡片,在购物时打折扣和抽奖等。

总之,全社会应给热心让座者以褒奖,营造出一种让座光荣、让座不吃亏的良好世风,这或许会比重庆綦江那位白发老人给让座者馈赠红包,其社会影响力更大一些,成效更显著一些,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中山茶座

没有落叶的冬天

□潘新日

其实,早就是冬天了,可街道边的树都还是绿茵茵的,有的叶子变得通红,也没有蝴蝶般落下来,没有满地飞舞的枯叶,只有走在街上,才能感觉冬天来了。

一直是喜欢冬天的,喜欢它雪花飘飘的样子,喜欢它那份寒冷中的宁静,喜欢它那种纯洁中的安然,这个冬天少了萧条,多了绿意。

早上,院外薄雾霭霭,四周一片朦胧。和煦的阳光穿过树的枝丫,顺着玻璃窗照进来,暖暖的,柔柔的,带着雪霜的味道。墙角边,几枝花朵枯萎了,依然昂着头,寻找着温暖,寻找着阳光。小区里绿意盎然,那些垂柳、松柏、冬青依旧披着绿纱,为这个寒冷的冬天送来了春意。公园里,马路边,晨练的人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嘴里呵着热气,为这个冬天带来了生气,偶尔也有嬉闹的孩童,笑声如铃声般清脆,为这份宁静平添了几分蓬勃的生机。

没有落叶的冬天也会下雪,雪落在绿叶上的感觉真好,雪花飘飘洒洒,飞舞着满身晶莹,为这样的冬天带来了惊喜。此时,一切是那么的畅快,所有的压抑和不悦都随雪花飘落,快乐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到来了。站在雪地里,忘记了寒冷,静听落雪的声音,和心跳的律动一起放飞梦想,让静谧的、深邃的雪天净化自己的心灵,感觉那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雪后,空气那样清新,景色是那么怡人,灯光下,多了温婉,多了迷离。

回到屋里,才知道如今的冬天确实变了,单位开始供暖,屋里已是温暖如春。在这样环境下,我时常会想,儿时冬天的味道哪去了,真的留恋起外面寒风肆虐、屋里炉火通红的日子。家在乡下,童年的冬天漫长而又寒冷,祖母早早地生起炭火,点燃一家人的希望,她一边加着木炭,一边翻烤着几块地瓜,直烤得地瓜香味四溢,口水四溢,那种红火和甜蜜的滋味至今难忘。更喜欢母亲亲手包的水饺,热气腾腾的母爱时刻都记在了心中。如今,祖母已经作古,父母还固守在家乡的田园里,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何不喜欢这里没有落叶的冬天,不喜欢我温暖的楼房,依然那么固执地守在黄叶满地的老屋里。

慢慢的,我明白了,乡下的冬天是自然地,没有人工雕琢的,家乡的温情是靠心灵的体味得来的,即使是寒风中秃树虬枝,也会默默守候一地的黄叶,看着它们成熟的面孔。

不过,没有落叶的冬天也是美的,我也是喜欢的,凡是经历过失败、彷徨、茫然,从生命冬天走出的人,更能珍惜这样的冬天,因为他们的心理总是装着亲情的温暖、友情的温馨。当我们换一种心情、变一个视角来品味冬天的风景,用一种春天的心境来感悟寒冬,准会看到冰天雪地后春回大地那种万物复苏的美丽。

请记住雪莱的一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这里,没有落叶的冬天,依然是温暖的。

雪乡 杨红 摄

清凉寺的钟

□赵曾友

站在四顾墩子的街头,我恍然听见清凉寺的钟声了。

这时的冬阳就在那远远近近的群山之上,也弥散在这狭狭长长的小街两侧。虽然只是零上十度的光景,但是和着一身单薄的袄,以及我这微醺的酒,那梦境深处的佛以及佛前的一炉檀香,便随着清凉寺的钟声晃悠悠地飘然而来了。

转头四顾了许久,并未见到那座传说中的可以四顾的墩子。喘着一口怅惘的长气,一气向那东向的山边走去。据说前走十许里,远远的金刚台脚下,真有一处灵气的小镇,古名叫做子安、雅号叫做苏仙石的地方,民国时期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曾在抗战时路过并夜宿一宿。东向的街口有座小桥,桥头的水泥栏杆上抠出三个字,简家桥。果真就是一处简简单单的水泥桥,桥头一个指示牌,清凉寺茶场。忽然傻想,那清凉寺,不就在那箭头之上么?

顺着箭头的指向走,是一截平整的乡村道路,道路的一侧是休耕中的稻茬田。往昔那些一片清幽墨绿的冬小麦的影子,在这谷贱伤农的时代,自然都是杳无踪影了。其实这么一片撂荒的田地,在城里蜗居的小市民的眼里,完全可以散放一些家养的小鸡,可以圈养几只豫南的山羊,也可以单单垦出两畦墨黑的油菜地扩充菜蔬紧缩银根,然而在闭目养神的老乡眼里,时下最需要的,还是享一享暖阳的普照,许多的计划和盘算待到年后再说吧?老乡的两眼迷蒙的,似乎被那清凉寺的钟声给晕去了。

清凉寺么,一定是在那有着深黑背影的广漠的山上。呱呱噪噪的红尘之内,鼓鼓噪噪的两耳之侧,似乎只有这青青黑黑的一片暗影,才能给人一种淡定寡然的清幽之感。两位早归的老乡,很明显的一夫一妻的劳作方式,老头子在前掌控木制的架子车,老妈子在后手抚堆积高耸的薪柴,破轮胎的车皮垫子刮在平整的水泥道上不断地增加着有益的摩擦,一副夫唱妇随的乡村小景,就从那青黑的大背景下淡然而出了。宛如某一滴渐聚渐浓的墨汁,浓缩的时间久了,终于从那清凉凉的暗影中悬垂而落,啪嗒一声,只将清凉寺的钟声也给洇湿了,湿漉漉地、颤巍巍地、嘶嘶哑哑地震荡在四围的青山之内。

两位老人的背后是一处高隆的山冈,翻过高冈的顶部,仍是向着远山渐逝渐远的山脊的暗影。一层一层明暗有致的山脊的鳞片,俱在那最高峰的暗影之下,做着卵翼之侧的休养生息。上行吧,那清凉寺的钟声,正在暗影的深处一搭接一搭地释放它那极具磁性的波声呢!冬阳温暖不了高冈顶部的冻树,冻树的叶子自己演变成冬阳的颜色。扑棱棱的,在穿林而过的清凉的风下,密集的冻树站成一排清辉的影子。有拉货的双排座小卡车从那山下的坡道攀爬而上,有赶集的电动车从那深处的暗影中逶迤而出,也有做工归来的弯梁嘉陵摩托车后座绑缚泥瓦的工具突突突地越岭而去。看不见徒步而走肩扛手提的乡邻的时候,恍然醒悟这清辉下的乡村,已经不是早些时的那般影子了。

早些时的那般影子,清凉寺的钟声该还知道;早些时的那些故事,清凉寺的钟声肯定知道。然而清凉寺呢,还在那些层层叠叠的暗影深处吧?臆想中的青砖黑瓦的屋宇呢,在那青黑的暗影深处应该又增一份青绿的苔痕了吧?丝丝缕缕的喑哑的钟声,从四围的群山之列,一起奔袭我这日渐孱弱的两耳的鼓膜,在冻树林的间隙里,在巴根草的枯叶上,我沉湎于清凉寺的钟声了……

最终没有见到清凉寺,最终没有手抚清凉寺古旧的钟,最终也只是在枝叶纷披的岩松的末梢,听到一声细细微微地直指灵魂的波荡的磁音,打湿我这镜片以内小小的一片开阔的视野。而清凉寺的钟声,分明还在那墨色的背影之下,一点一滴地四散开来,扩充了这远远近近四围的青山,以及青山之下这个叫做四顾墩子的边陲小镇。

黄岗红叶

□龚荣焕

黄岗的红叶不是枫树的叶子,是黄栌的叶子,没有枫叶大,是椭圆形的,颜色比枫叶要红亮些。当夜晚温度下降到4摄氏度时就变红了。当地农民把它称作柴火山,每年冬季上山砍伐,用来烧火做饭。春天来了,在砍伐过的根部,又会长出一丛新芽,越砍越旺盛,越长越多,几座山连成了片。黄栌长得不高,也就两米左右,人正好可以站在树丛中,与叶密切的接触着。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当满山的红叶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没有人不惊呼的。相邻的几座山全是火红的叶子,高高低低,错落分布。在红叶山的背后,有一座更为高大的山,却是白石耸立,与眼前的几座红叶山形成鲜明的对比,再远一点的山有叶子已变金黄的白杨树和其他青绿的树木,这样的色彩,这样的地形布局放在一起,实在是太美了。黄岗的红叶却实太美了!它的美在于自然地形成和周围环境的天然配合,在于幽僻,更在于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你若仔细观看,叶子的颜色也有不同。山顶和朝阳的叶子已变得深红,地势低的叶子稍微浅红和鲜嫩,像孩童的面孔,带给你无限的关爱和喜悦。

一阵寒风吹来,带来丝丝凉意,摇动着树上的叶子,飘落的叶子在夕阳的余晖里随风飞舞,像春天的红蝴蝶,寂寞了千年的红叶因为有了络绎不绝前来观赏的人,而变得生动,变得多彩多姿。

附近的农民有的忙着整理农田,也有的在出售一点儿当地的土特产,他们祖祖辈辈从小到大看着这片黄栌发芽,长高,叶子由绿变红,落去,成为他们砍伐的木柴,对他们来说,这不是风景是自然给予他们生存的财富;倒是有几个背包的驴友,仍在坚持爬山,不时有爽朗的笑声传来,看来他们在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带来的乐趣,把身心与自然亲密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几人也考虑到陪同的朋友关系,准备下山离去,当我又一次回望满山的红叶时,我的心中有说不清的颤动:面前同样的山,同样的树,每人的感受却是那样的不同:谁是它们心灵的过客,谁会把它们的容颜常记心间,谁在离去后会想到它们千年的寂寞;热闹的山间要不了多久就会归于寂静,就像人生进退浮沉,财富聚散,一切都会像飞舞的叶子,归于大地,归于平淡。

退掉的《小熊维尼》

□王瑶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让求知的人从中获知,让无知的人变得有知。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频频带他光顾书店,旨在培养他看书的兴趣。我认为在书店看书有几大好处,一是书籍浩如烟海,选择面广;二是书非"借"不能读,在这里看书效率最高;三是书店特有的读书氛围,总能让儿子耳濡目染。

初来书店时,他总是在书架上漫无目的地乱翻,我便找来《巴巴爸爸》全册读给他听,儿子被那色彩绚丽的插图所吸引,听得聚精会神。再去时,他总会收罗许多图画书,依偎在我身边央求我读给他听。但从他学会拼音后,我便引导他看一些带插图的拼音绘本,可是他总不愿意自己动脑子拼读,依旧喜欢我读他听,他的"懒惰"着实让我头疼。

一天晚上,我给他读《西游记》中的《勇闯八百里狮驼岭》时,见他听得兴致正浓,便假装嗓子疼,说不出话,躺下装睡。儿子哪里睡得着,他早已沉浸在精彩的故事情节里了,一个人坐在灯下把这一章看完。翌日早上醒来,他便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唐僧师徒四人路经八百里狮驼岭时,被三个妖王抓住,足智多谋的孙悟空如何救唐僧的过程,并告诉我他昨晚刚做的关于孙悟空挥棒斗妖的梦。我听后拍手叫好,鼓励他以后自己看书。

说实在的,儿子读书的兴趣一直不及玩的兴趣,不管他现在是否明白书是知识的宝藏,我都固执地坚持陪他看书。

有时候,与其说他去看书,不如说是买书。每次去书店他总会挑上数本,但我只让他选两三本最喜欢的。很快我发现他每次把书买回来后并不看,而是垒长城、架大桥。一次,他挑了本《小熊维尼》,我反复告诫他:书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垒长城的,如果不能物尽其用,我就把书退掉。他满口答应着。回到家里,他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热劲儿刚过,他又麻利地把书都搬到床上搭积木。我再次提醒他,儿子却置若罔闻,依旧自行其乐。

第二天,我带他去图书大厦,这次我们没有直接看书,而是带着他到服务台退货。儿子恼怒地直跺脚,质问我为什么,我反问他:书是用来干什么的?他哭得不再理直气壮。尽管他一百个不愿意,我坚持把《小熊维尼》退掉。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把书当积木,而是把那些曾经满心欢喜地买回来却搁置不看的书拿出来一本本地翻看。慢慢地,儿子自己读书的兴趣浓了许多。

儿童节前夕,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索要玩具,而是和我一起在书店里席地而坐,看了大半天书。回到家里,他还一直手捧着刚买的新书,看得爱不释手。

我悄悄地把事先买回的《小熊维尼》放在他的面前,儿子高兴地欢呼起来。我相信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他会明白我当初为什么坚定不移地退掉《小熊维尼》,又如何煞费苦心地买回来。

夜已深,微风拂过儿子熟睡的小脸儿,他在梦中又露出甜甜的笑,想必又在奇妙的梦里历险呢。

远去的炊烟

□郭祥

嚓、嚓、嚓。儿时,听到厨房传出这熟悉的声音,就知道奶奶要生火做饭了。

低矮昏暗的厨房里垒砌着同样低矮昏暗的锅台。锅底灶门突出的砖台上,置放一团用麻禳子、细麦秸、茅草根糅成的引火物。奶奶用两块打火镰在引火物边用力地敲击着,打火镰撞击出的火花,幽灵一样在锅底灶门前游走,忽明忽暗,忽闪忽亮。

须臾,引火物中有了点点火星,一缕青烟从草团中幽然而出。奶奶像供奉神灵一样手捧引火物,埋首轻轻吹拂手里的宝贝,青烟躁动,火星跳跃,慢慢幻化成摇曳的火苗、欢快的火焰。奶奶赶快将其送入灶膛,辅以易燃的麦秸、豆秆、草根等物,再用大蒲扇有节奏、有规律地煽风点火。待灶膛彤红,炉火熊熊时,奶奶又将耐烧的劈柴架在灶火上,至此完成我们现在"一键"搞定的液化气灶点火程序。

那时,一个村庄、一个小镇到了做饭时候,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炊烟袅袅,轻扬而上。到处弥漫着草木燃烧后的特殊味道,甜甜的、香香的,很亲切、很自然、很有故乡的风情。款款升腾的炊烟,袅袅婷婷,踟蹰盘旋,相互交织成一团云雾,缥缥缈缈,远远望去,犹如年轻小伙儿头上冒出的热气。家乡小镇也便在这样一种充满乡村味道的热气中,开始一顿不甚丰盛但却家家团聚的温馨的饭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的老家改烧散煤,新砌的烧煤炉灶是居家生活水平提升的唯一标志。低矮昏暗的厨房依旧是一家人生活希望之所在,奶奶依旧是老屋新灶的操刀手。烧散煤比烧植物秸秆还肮脏,和煤、摊煤饼、揉煤球,劳累窝囊,自不待言,单单是生火做饭不让人弄得两手黢黑,灰头土脸,那不叫烧煤。

烧煤难,难在两头,即生火和封火。生火要用劈柴引燃煤块,奶奶要将引燃的劈柴送入灶膛,填入煤块。然后,用芭蕉扇使劲在炉灶出渣口扇风,随着炉口热力上升的是呛人的黄褐色的煤烟,细密的黢黑的煤烟伴随着呛人的煤气,漂浮在低矮昏暗的厨房。炉火升起来了,奶奶在被有毒的二氧化碳呛得头晕眼花的同时,还被煤烟熏染得如同唱戏的"黑老包"。烧煤的好处是一炉新煤可以持续燃烧一两个时辰,足够做饭、烧菜、烧水之用,而不像烧劈柴那样得专人随时伺候。

晚饭后,封炉子也是一件麻烦事。事先和好煤,沿炉口由外向内覆盖,待湿煤稍稍干燥后,奶奶便用长长的钢制煤锥扎出一个小孔,维持炉膛内煤炭的缓慢燃烧,以待次日的生活用火。封炉子还是一件技术活,湿煤水分过大,容易湮灭炉火;湿煤过于干燥,炉火则容易在一夜之间燃烧殆尽。这项技术活,只有我奶奶全拿,其他人都是白丁。烧散煤的岁月,除却奶奶制造的饭菜香味,还有煤炭制造的刺鼻的煤烟气味。

那时的煤炭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三百斤。买回的散煤不够烧,我们姊妹几个便利用星期天到火车站捡煤核。煤核是蒸汽机车卸炉时没有燃烧净尽的煤块。捡煤核的小孩很多,每人左手持小篮,右手持铁耙子,沿着铁轨路基捡拾,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捡拾十斤八斤的,以资家用,大人很喜欢。当时火车很少,速度很慢,时速也就五六十公里的样子,远远地听见火车鸣笛便让道,很久,老爷般的火车才慢腾腾地驶过。

时隔不久,蜂窝煤又走进我家的炉膛。烧蜂窝煤较之烧散煤,省却了和煤、摊煤饼、揉煤球之麻烦,省却了封炉膛、捅炉膛之程序,但还是绕不开恼人的煤烟子和随着热气升腾的炉灰。

岁月如歌,时光飘逝。在用过卫生便捷、节能环保的灌装液化气后,我所居住的中学教师宿舍楼,在家乡小镇率先敷设了天然气管道,用上便捷、洁净的天然气。随着"啪"地清脆的按键声响起,幽幽的蓝色火焰欢快地跳跃着,宣告我的管道天然气生活的开篇。▮饬了一辈子草根、劈柴和煤炭的奶奶,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长孙如今用的是最便捷、最环保的管道天然气吧。

甜甜香香的草木青烟,刺鼻难闻的煤烟和飞扬的煤灰,已然成为往日岁月深处的记忆。